



千里眼順風耳(十三)

通訊老兵憶當年

· 梅汝琅 ·

上圖為作者在河南洛陽勘察防空情報時留影

推動籌建電子工廠

民國五十六年(一九六七)政府為謀發展電子工業，經濟部成立了一個電子工業小組，邀集電子界專家學者或從業人員担任委員或顧問，研究策劃，召集人是經濟部長李國鼎先生，我被邀忝列委員，當時由于台灣軍事政治安定，人工又遠比世界各國為低廉，政府為吸收外國商人來台投資，規定種種免稅優待辦法，一時外國電子工廠，紛紛在台設廠加工，如雨後春筍，不下六、七十家，國人民營的電子廠也有三、四十家，我因為要瞭解實際情形，陸續花了三個月的時間，深入到每個中外電子工廠，實地訪問，外商工廠資金雄厚，規模龐大，設備完美，技術藍圖概由其本國母廠運來，原料亦多購自日本或其他國家，僅僅在台利用廉價加工的勞力，其產品精良，和

原廠產品規格一樣，業務逐月擴展，日夜輪流生產，產品一律運出台灣外銷，獲利甚厚，軍中優秀電子人員被其高薪聘去的不少，通信學校各期畢業生，退伍後遍佈各個外商電子廠，到處都可碰到。至於國人民營電子廠，資金設備，技術管理，員工待遇，一切因陋就簡，遠不能和外商工廠抗衡，大有望塵莫及之勢，產品粗劣，偷工減料，不合國際標準，內銷既不受歡迎，外銷更談不上，尤其同行相互惡性競爭，艱苦經營，政府却沒有一套良好法規，扶植維持，保護管理，諱其傾軋，自生自滅，我覺得政府對鼓勵外商投資政策，在國民就業這方面，確有其貢獻，算是成功的，但對國家電子工業發展，幫助甚微，尤以外商在我國能享受多種優待特權，更增加國人自營廠與外商競爭上若干障礙困難，設若他們一旦投資停止，把技術機器運走，台灣電子工業，轉

眼便烟消雲散，一落千丈，所以這種現象，好像水面上的浮萍，表面繁榮好看，根基毫無，自建電子工業，才是替國家建立基礎根本之道。

回憶抗戰時期，我國海岸線失去，滇緬公路又被英國封鎖，外國器材，來源斷絕，資源委員會在昆明、桂林分別設立一個中華無線電器材廠和中央電工廠，各個軍種也各設有無線電修造廠，國人經營電子工業，那時確有點基礎，可惜大陸易手，人才裝備散失，來到台灣一切都靠美援，正因美援似乎得來現成，容易取予，却把我們原有生產意識和潛能，逐漸無形消失了，所以我常常想美援好比如自來水一樣，取用方便容易，但是龍頭開關，却操縱在外國人，隨時有停止供應的顧慮，我們決不能長期依靠美援，必須有此警覺，自力更生，才是建軍建國基本之道，所以如何建立一套完整的電子工業法規，把現有復興

基地國人民營電子工廠，保護管理，輔導改進，或者由政府籌建一個大規模國營電子廠，集中運用技術人力物力，初步謀其自給自足，逐次開拓外銷，實為當務之急。

軍中建廠幾經困阻

我爲了籌建電子廠事，幾度大聲疾呼，見仁見智，反應意見不一，甚至還開罪了不少人，大家都認爲建設電子廠，首應考慮市場銷路，台灣市場小，消費有限，外銷開拓不易，技術品質，競爭不過外商，工廠國營，政府當前虧損不起，花了錢而一時收不回成本的長期計劃，很少有人去動腦筋，祇有那時國軍退除役官兵就業輔導會，正以創業雄心，預備投資二千五百萬美元，和法國一家工廠合作，擬在台灣自設一大規模電子廠，公事呈到行政院，亦以市場銷路問題，加上我國和法國沒有邦交，遭到經濟部和財政部的批駁未准，終未辦成，負責策劃本案的是輔導會祕書長龔理柯，他是一位傑出而有旺盛進取心的企業家，我和他幾次接觸談話，非常投機，對於我國自力發展電子工業，刻不容緩，觀念想法一致，我爲輔導會設廠事，也曾向各方奔走努力，終因阻力太大，思想溝通不易，無法促成，不久龔祕書長因肺癌病逝于榮民總醫院，這件事就無形中擱下去了，壯志未酬身先死，悼念殊深。

軍撥一天一天減少，國軍一直沒有放鬆積極備戰，隨時準備反攻大陸，通信電子裝備器材，未雨綢繆，應該早日籌妥自給自足，國人民營工廠，既沒有使用合格的電子產品，政府又沒有設廠自造的企圖，我曾力向經濟部和交通部建議，

經在各方面碰壁以後，決定向國防部呼籲，在軍中設立一個電子廠，制定遠程目標計劃，自造電子器材，適應軍中需要，這一個計劃構想，無疑的會受到各方面的強烈反對，後勤生產部門的反對，主計財務部門的反對，尤其是美軍顧問團的反對，他們一致認爲投資太大，無利可圖，徒使軍費蒙受損失，「十年樹木，百年樹人」工業和教育，關係建國立國基礎，自不能和普通營利商業相提並論，那是一種長期計劃，需要時間和金錢的投資，才可把基礎打得深、打得穩、打得實，方可期望收到更大的效果，越是艱巨的重大工業，越不能貪圖得到很快的近利。

雖然，我這個計劃自始得不到有關單位的贊助或共鳴，却獲得國防部蔣部長的全力支持，蔣部長深深體會到工業和建軍建國關係重要，他不僅重視電子工業，而且還興辦了各類的兵器工業、軍需工業、汽車工業，他是一位深思熟慮具有遠見有抱負，腳踏實地做事的人。蔣部長對於台灣當前電子工業畸形發展狀態，和我有共同的想法，由于他的全力支持和決心，這個電子生產工廠，雖在多方面阻撓之下，居然排除了一切困難，宣告籌備成立，當然在籌劃過程中，也經過不少次數會議，反覆討論，甚至向國外採購材料技術合作，亦曾遇到外交上的困難和折衝，最後終于由聯勤總司令部副總司令毛瀛初赴美，和美國勝利無線電公司，訂立合約，由該廠供給技術藍圖等等并派員赴美實習。

終於完成國防工業

爲了派員赴美實習問題，我也遭遇到不少困

擾和壓力，因爲一提到出國，大家便心嚮往焉，活動鑽營，這純粹是人事問題，但與建廠業務開展前途關係極大，所以我便極力主張要嚴格精選優秀電子專長人員，不可循私濫竿充數，電子廠歸聯勤總部生產署主管，我以國防部業務主管立場，只能建議無權執行，因此煞費周章，結果總算派了電子專業人員計：廠長劉春和副廠長胡嘯虎、生產主任成叟君、陳明華數人還摻雜了幾位半內行湊數去美國勝利公司實習三個月，學成回台設廠，一面由聯勤總部軍事工程署趕速征購土地建造廠房，在工廠開幕的那天，曾舉行了一個盛大的酒會，表演示範作業，一切設備規模，新穎精良，在國人民營電子廠中，可謂鶴立雞羣，足堪和那些在台商工廠媲美，我對於這個電子廠的成立，確費了不少心血和精力，也得罪了若干高級長官，吃力不討好，所幸終底于成，這完全應歸功于蔣部長的高瞻遠矚，明智的決擇，他對於我能寄以信賴知人善任，使我聊感自慰。

慈母逝世幼女出國

民國五十五年(一九六六)十二月十八日，母親病逝于台北空軍總醫院，她以七十八歲高齡，身體衰弱，在床上躺了六年之久，由內子玉玲日夜伺候，逝世前半年，從床沿走下地來，不幸摔了一交，把腿骨跌斷，經訪名醫國防醫學院外科主任鄧述微診治，因年老體衰，經不起開刀接骨手術，八月間強兒由美專程返國省親，侍奉祖母湯藥，兩個多禮拜，寸步不離，極盡孝心，返美時因我一時疏忽，沒有把他的後備軍人出境同意書隨身帶往機場查驗，被警備總部檢查人員強

行扣留，不准登機，任憑怎樣解釋，一點也不通融，當時如回家再取，時間上已來不及，我只有在機場打電話到警備總部主管處交涉放行，急得強兒滿頭大汗，行李都來不及攜帶，趕上飛機，機門正待關閉，飛機準備滑向跑道起飛，緊張萬分。母親逝世的前一天，我在國防部担任高級值勤，午夜玉玲拍來電話，謂病情危急，那正是個週末，臨時找不到人代理職務，又不敢隨便離開崗位，焦心似焚，深恐忠孝難期兩全，好不容易挨到天亮，第二天禮拜日一大早，我跑進醫院，母親已呈彌留狀態，中午謝世，逝世的時候，像是沒有什麼掙扎痛苦，平安歸天，玉玲、英兒和我，都守候在旁，侍奉無狀，悲痛無似，父親、璣弟、淑妹身陷大陸，消息隔絕，強兒兄妹四人和他們的小家庭都聚在美國麻省波士頓，準備歡渡聖誕佳節，關山遠隔，我立即飛函通知他們兄妹，那一個聖誕節，我們全家在哀傷氣氛中渡過，我并擇定在聖誕節那天為母親在市立殯儀館設奠開弔，那是一個淒涼風雨的日子，台北氣候寒冷，又值聖誕節，可是來祭弔的長官親友，仍絡繹不絕，不下數百人，國防部蔣部長以下各長官，空軍徐總司令都親臨弔祭，雲天高誼，盛情至為銘感。還有江西同鄉會理事長，立法委員姜伯彰，高齡八十有二，冒着風雨親來弔祭，姜老是國民黨同盟會老黨員，任過國父孫總理大元帥府秘書，年高德劭，精神健旺，遇同鄉婚喪喜慶，總是熱心躬親參加，是一位可敬的老人。

母親逝世的次年七月，(一九六七)英兒畢業于台灣大學化學系，在她舉行畢業典禮的那天

，我在馬公公差，當天早晨把公事辦完，搭乘民航班機趕回台北參加畢業典禮，大家非常高興，她因哥姐們在美學成尚未回國，唯恐美國領事館出國簽證麻煩，所以改向加拿大大學申請，因其成績好，獲得五個大學研究獎學金，最後決定接受麥基爾大學研究院獎學金，跟着就辦理留學手續，隨着一股出國熱浪，在九月十一日辭別了祖國，遠飛美國，在波士頓和兄姐們稍聚了幾天，轉往加拿大蒙屈俄。她是我五個子女最後出國留學的一個，她走了以後，家庭只剩我夫婦兩人，顯得非常寂寞，尤其每天在我上班以後，玉玲一人在家，更是冷靜得無聊，一個人在院子裏修花剪草，消磨時間，仍舊排除不了寂寞，因此心理情緒漸漸的不好，身體也慢慢瘦弱，時常生點小病，雖然我下班回家，或是在假日，同她常常到外面找些娛樂，或者遊山玩水，究竟填補不了心靈上的空虛，子女出國留學，是台灣十九年來一窩蜂，青年志在四方，到處闖天下，創造前途，父母爲了望子成龍，千方百計，一股勁把子女送出國，才心滿意足，像我們這樣子女全在外國，家裏只剩下夫妻二老的多得很，附近左右鄰居同事，就有好幾家。五月十五日(一九六七)長外孫趙敏在美國波士頓出生，這年秋，國兒在普渡大學通過博士口試以後，十二月卅日在麻省波士頓和普渡同學機械博士夏勁戈結婚，英兒也從加拿大于民國五十七年(一九六八)五月轉學美國，進洛杉磯加州大學攻讀化學博士，華兒也由波士頓搬家到洛杉磯，并已回到加州大學做研究工作，姐妹兩人，同在一棟化學實驗室，五月十二

日，長外孫女吳蔚如在康乃克第克州哈德福磯出生，次外孫趙愷于十二月五日在洛杉磯出生，次女強民，大女婿趙炎武，二女婿吳期平，分別在塔虎子大學，南加州大學和哈佛大學，獲得細菌學、數學和生物化學哲學博士，至此，我五個子女，都在美國，四個學業初成，技術專門，且已成家立業，育女生兒，只有英兒還在讀書，玉玲和我兩人在台灣，時感寂寞非常，不時惦念海外兒女和孫輩們，每天總愛倚立在大門口，渴望着郵差駕到，從展看他們寄來的書信和相片中，尋找一些兒女親情的溫慰。

退役轉業一段曲折

我在通信局工作，一共三年另兩個月，對於業務興革，制度改進，大大小小，確實做了不少的事，同僚們相處融洽，精神倍感愉快，按照人事法規，通信局長任期兩年，成績好可以連任一或兩年，我到通信局時已經五十五歲，應該是少將限齡退役年齡，但因局長係中將編階，還有機會發展晉升，因此一年一年的人事檢討，延役了三次，一共延役了三年，過去我一向因工作關係，尤其是在服務防空那幾年，任務奇重，失去了進國防大學機會，照人事條例，我晉升少將和担任通信局長，以及延役連任，都算是突破條例情況特殊，我對官階升遷，本無太大興趣，做事只求心安理得，平時極少應酬交際，更不喜鑽營門路，對人對事，大公無私，服務國防部以來，尤其苦幹實幹，一切講求工作績效，不顧個人利害功過，國家需要我做點事，我就盡力去做，祇蒙長官不棄，做了三年多中將編階局長職務，祇

因資格條例所限，且無人特別保舉，沒有能升到中將，雖然蔣部長對於我的工作相當欣賞，常找去到他辦公室談業務，語多慰勉鼓勵，但我從沒有對他提出個人要求，某日空軍總司令賴名湯將軍約我到他的辦公室，他首先對我獎勉了一番，然後談到他的政策，要新陳代謝，起用後進，意思是要我退役讓位，我以大半生勞碌工作，而今子女都已離家獨立，沒有家累負擔，而且夫婦兩人在台灣，生活寂寞，今有機會早點退役，慨然應允，他便立即呈報國防部，就這樣奉令退役了。

蔣部長為酬答我對國家的些微功勞，計劃安排我在文機關一個適當職務，要副部長馬紀壯將軍和我商詢，我感激長官好意，盛情難却，最初擬在交通部電信總局覓一個副局長職務，公事由國防部送到交通部，引起了該部幾位高級人員的困擾，因為電信局有其特定人事專門系統，對外壁壘分明，外人不易插足，內部高階人事，一人身兼數職，當時的交通部部长孫運璿先生感到公事難辦，又不便拒絕國防部請求，乃授意交通部次長兼電信總局局長方賢齊親自來到通信局我辦公室，委婉磋商我的出去，允我一交通部技監職務簡任一職，地位僅次于次長，雖係有一個有職無權的閒職，但清閒無責任，我在退役案蘊釀之始，已萌離台去美的念頭，既然轉業人事這樣複雜，也就沒有強硬要求，就接受了他的建議。

民國五十八年（一九六九）三月一日，補職停役命令公佈，通信局長由原任空軍通信處處長陳光斗接替，參謀總長高魁元將軍主持交接典禮，并授我以三等復興勳章一座，當日蔣部長并約我

談話很久，慰勉備至，美軍顧問團長威烈拉少將邀我茶敘，贈我頌狀一軸，頌揚我在任內和顧問團的密切合作，下午通信局同仁歡送茶會，晚間顧問團聯六通信參謀長蘇特夫上校在美軍俱樂部為我舉行一個盛大酒會慶賀我退役，到中美官員和眷屬一百多人，熱鬧非常，就在這一連串的活動中，渡過我軍中最後的一天，結束我服務通信四十年的軍伍生涯。

停役以後，子女們紛紛由美國來信，力勸我休息，早日去美國和兒孫們團聚，享天倫之樂，不要接受交通部職務，我因退役轉業係國防部好意安排，一時不便擺脫，所以就於四月一日向交通部報到就職交通部技監，本來是一個地位崇高

的職位，遠在前北京政府時代，我國鐵路創建人詹天佑係交通部首任技監，在大陸時期，技監多是交通部元老，職權也大，政府搬遷來台以後，交通部範圍縮小，鐵路、公路、航業、港務，撥歸省政府交通處，交通部只管郵政、電信、民航、觀光和招商五個局，事少人多，技監也就變了一個閒職，無所事事，電信總局方局長因為我沒有把他的副局長職務擠掉，便送我一個電信總局顧問頭銜，月薪乾薪二千五百元，我以無功受祿，自從到差以來，尸位素餐，工作興趣毫無，日復一日，最後決定辭職并囑囑強兒為我和內子玉玲兩人辦理移民美國手續，俾一勞永逸，同時并處理在台灣一切私人事務。

編 輯 報 告

告 (一)

編 者

△空軍宿將傅瑞璣將軍和抗日名將、民族英雄張自忠將軍，早年即曾相識又在西北軍同事，傅將軍所撰「憶張自忠將軍」，表揚忠烈，情文並茂，感人至深，值得一讀再讀。

△毛鍾新先生的「為戴笠先生白謗辯誣」在本誌刊出後，讀者紛紛來函，要毛先生多寫戴笠將軍的真實故事，許多人不了解戴笠將軍，原因是過去對於戴笠的事蹟絕對保密，不為人所知，因此要毛先生多寫戴笠的生平，便是最有效的「白謗辯誣」，毛先生接受此一建議，特將往日所寫有關戴將軍的文稿重新增訂為「戴笠將軍別傳」交由本誌自本期

起隆重推出，敬請讀者注意。

△國民大會秘書長、主席團主席何宜武先生的「于斌與國民大會」追述于斌先生在國民大會歷次會議中的特出表現與卓越貢獻，歷歷如繪，讀來引人入勝。

△中國文化大學文學院院長潘重規教授的「母校師恩」追憶國立東南大學（中央大學前身）名教授王伯沆、黃季剛幾位國學大師的嘉言懿行，前輩風範，令人肅然起敬。

△本期稿擠，梁子衡教授、鈕先銘教授、關文蔚女士、王鈞章教授等大作延下期刊登，敬請讀者期待。